

第4册

外国文学

教学 参考 资料

第四册

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上)

华东六省一市二十院校
《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选编组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本册选编单位:

上海师范学院
复 旦 大 学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

第 四 册

华东六省一市二十院校

《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选编组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0 7/8印张 2插页 502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00

统一书号: 10173·189 定价: 2.10元

DE5-2/23

目 录

第七编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上）

一 历史和文学概况	(3)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3)
(二) 高尔基论批判现实主义	(6)
(三) 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11)
1. 历史概况	(11)
2. 哲学思想	(20)
(四) 关于批判现实主义	(40)
1. 现实主义的发展概况及其基本特征	(40)
2. 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	(52)
3. 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阶级局限性	(61)
(五) 各国文学发展概况	(67)
1. 法国文学	(67)
2. 英国文学	(77)
3. 德国文学	(93)
4. 俄国文学	(99)
5. 挪威文学	(106)
6. 美国文学	(111)
二 〔法〕贝朗瑞 (1780—1857)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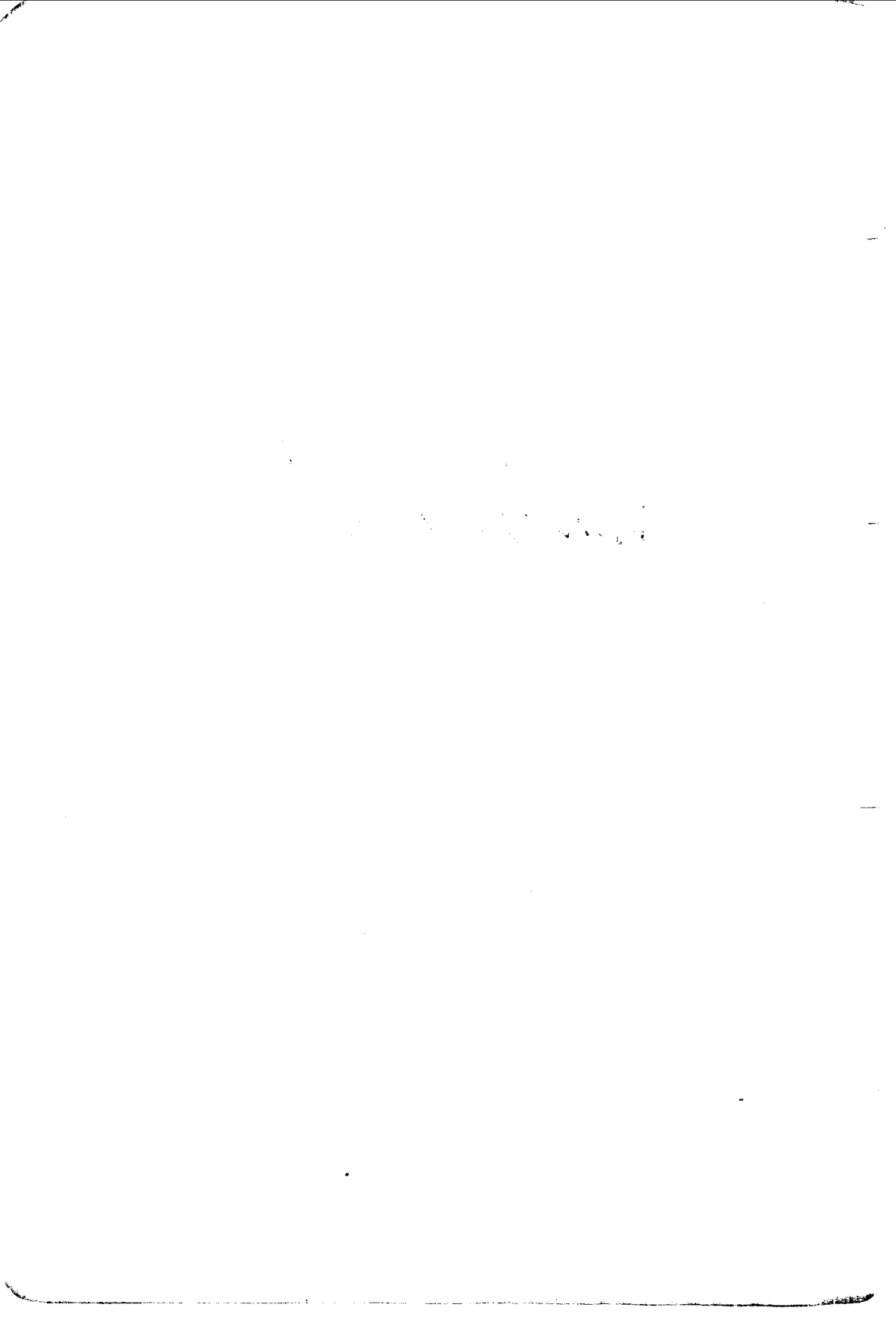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贝朗瑞	(126)
	(二) 贝朗瑞的生平和创作	(126)
	(三) 贝朗瑞诗歌评论	(133)
三	〔法〕司汤达 (1783—1842)	(145)
	(一) 高尔基论司汤达	(145)
	(二) 著名作家论司汤达	(146)
	(三) 司汤达的生平和创作	(151)
	(四) 司汤达的文艺观点	(169)
	(五) 《红与黑》评论	(175)
	1. 司汤达论《红与黑》	(175)
	2. 关于《红与黑》	(191)
四	〔法〕巴尔扎克 (1799—1850)	(219)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	(219)
	(二) 法国作家论巴尔扎克	(223)
	(三) 巴尔扎克的生平和创作	(237)
	1. 创作和生平	(237)
	2. 《人间喜剧》作品总目	(257)
	(四) 巴尔扎克的文艺观	(267)
	(五) 重要作品评析	(283)
	1. 关于《高老头》	(283)
	2. 关于《欧也妮·葛朗台》	(308)
	(六) 巴尔扎克和中国	(315)
五	〔法〕福楼拜 (1821—1880)	(331)
	(一) 法捷耶夫论福楼拜	(331)
	(二) 福楼拜的生平和创作	(333)
	(三) 《包法利夫人》评论	(340)
六	〔法〕左拉 (1840—1902)	(354)

(一) 瞿秋白论左拉	(354)
(二) 左拉的生平和创作	(355)
1. 左拉自传	(355)
2. 左拉的创作道路	(357)
(三)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	(365)
1. 关于“真实感”	(365)
2. 关于小说创作	(370)
(四) 《萌芽》评论	(378)
七 [法] 莫泊桑 (1850—1893)	(395)
(一) 莫泊桑的生平和创作	(395)
1. 生平和创作	(395)
2. 莫泊桑年表	(400)
3. 莫泊桑著作系年	(401)
(二) 莫泊桑的文艺思想	(403)
(三) 重要作品评论	(419)
1. 关于《羊脂球》	(419)
2. 关于《漂亮的朋友》	(424)
八 [法] 罗曼·罗兰 (1866—1944)	(435)
(一) 高尔基论罗曼·罗兰	(435)
(二) 罗曼·罗兰的生平和创作	(439)
(三) 罗曼·罗兰的创作思想	(446)
(四) 《约翰·克利斯朵夫》评论	(454)
九 [英] 狄更斯 (1812—1870)	(473)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狄更斯	(473)
(二) 狄更斯的生平和创作	(474)
(三) 《艰难时世》评论	(493)
十 [英] 萨克雷 (1811—1863)	(506)

(一) 萨克雷的生平和创作	(506)
(二) 《名利场》评论	(510)
十一 [英] 哈代 (1840—1928)	(523)
(一) 哈代的生平和创作	(523)
(二) 《德伯家的苔丝》评论	(531)
十二 [英] 肖伯纳 (1856—1950)	(541)
(一) 鲁迅、瞿秋白论肖伯纳	(541)
(二) 肖伯纳的生平和创作	(542)
(三) 肖伯纳戏剧评论	(549)
十三 [德] 海涅 (1777—1856)	(569)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海涅	(569)
(二) 马克思和海涅往来的四封信	(571)
(三) 鲁迅论海涅	(575)
(四) 海涅的生平和创作	(576)
(五)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评论	(587)
十四 [德] 托马斯·曼 (1875—1955)	(602)
(一) 托马斯·曼的生平和创作	(602)
1. 托马斯·曼的自传	(602)
2. 托马斯·曼年表	(605)
3. 关于托马斯·曼	(608)
(二) 《布登勃洛克一家》评论	(614)
十五 [丹麦] 安徒生 (1805—1875)	(628)
(一) 安徒生的生平和创作	(628)
(二) 安徒生童话评析	(640)

第 七 编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上）



一 历史和文学概况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无止境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

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正象《总汇报》这个德国的《泰晤士报》所说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属于这一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

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18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他们描写了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那把各种“事务”轻蔑地看作某种庸俗事情的“极可尊敬的”食利者和公债持有者，一直到小铺老板和诉讼代理人。如同狄更斯、夏洛特·勃朗蒂和哈克尔夫人所描写的那样，他们都是自命不凡，拘于小节，欺压弱者，不学无术。文明世界证实了那以痛斥的警句形式对这一阶级所下的判决，这个警句是：对上谄媚，对下欺压。

卡·马克思：《一八五四年八月一日〈纽约论坛〉上的论文》。《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2），第4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我觉得您对您的同胞有些不公平。我们两人，马克思和我，不能抱怨他们。如果有些学派由于自己的革命热情而与科学的研究不同，如果它们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摇，那末从另一方面说来，它们也有过批判的思想，有过在纯粹理论方面的忘我的探索，这都是无负于产生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的。我所说的不仅是积极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历史的和批判的一派，这一派比德国和法国的官方历史科学界所创造的一切要高得不知道多少。

弗·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给叶·巴普里茨的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2），第4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二）高尔基论批判现实主义

现在我要简单地谈一谈现实主义，它是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后来又传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流派的特征是它那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的创始者，大半是在智力上超过自己同辈的人，他们在本阶级的粗暴的体力背后，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阶级的社会创造力的衰弱。这些人可以叫做资产阶级的“浪子”，正如宗教性传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从父亲的束缚中，从教条和传统的压迫下逃了出来，可是为了这些叛徒的名誉起见，必须声明一句：其中少数人已回到本阶级的怀抱里去吃烤牛腩肉了。我们对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家的看法，受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评价的影响很大，这些批评家研究了语言、风格和情节的优缺点，而对说明和显示作为作品的素材的各种事实的社会意义，则完全不感兴趣。只有恩格斯和马克思才理解巴尔扎克的作品对社会的重要性。批评家

对司汤达保持“缄默”。在我国，能够从原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很少，熟悉西欧作家的传记、他们的成长过程和写作手法的人更少。

资产阶级的“浪子”的文学，由于对现实抱批判的态度，具有很高的价值，虽然这些短篇和长篇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在脑满肠肥的小市民所造成的乱七八糟的状态中指示出一条出路。只有少数作家，主要是二流作家，照着流行的哲学和权威批评的指示，企图建立某些教条式的真理，把不可调和的矛盾调和起来，掩饰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明显而可鄙的虚伪。十九世纪的科学和技术非常顺利地扩大并且巩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然而支配了欧洲文学的法国文学，对欧洲小市民这种机械式的活动毫不表示赞扬，也没有替它的“机械式的”发展进行辩白。

十九世纪文学的基本的、中心的主题，是个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脆弱无力而引起的悲观思想，——叔本华、哈特曼^①、雷奥巴蒂^②、施蒂纳^③和许多其他的哲学家都是用人生毫无意义的说教来加强这种思想，这种说教的根源，自然还是由于个人感到在社会上孤立无援。……

十九世纪主要是悲观主义说教的世纪。到了二十世纪，这种说教非常自然地蜕化成社会犬儒主义的宣传，蜕化成完全否定各国小市民引为光荣和骄傲的“人道”精神。很多人接受了叔本华的教会式的、伪善的同情和怜悯的伦理学，但是它被尼采歇斯底里地、愤怒地否定了，被法西斯主义更坚决地，即是用实际行动来否定了。希特勒之流的法西斯主义，是小市民阶级在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中的悲观主义的表现，因为政权正从它那衰弱的、然

① 哈特曼（1842—1906）德国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 雷奥巴蒂（1798—1837）意大利诗人。

③ 施蒂纳（1806—1856）德国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家，鼓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而还抓得紧紧的爪子中溜掉。

必须补充一句：感觉到甚至理解到个人在社会上的极端脆弱无力，连最有才能的资产阶级奴仆，也在所难免。凡是死后留下和发表了回忆录、日记和书信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伟大”而“著名”的人物，几乎都谈到资产阶级社会是怎样无可救药地丑恶。

.....

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批判一切现存的事物倒是容易，但除了肯定社会生活以及一般“存在”显然毫无意义以外，却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这一点，是许多人，大约从拜伦到1932年去世的托马斯·哈代，从夏多布里安的《墓外遗集》和其他的作家，到波特莱尔和安那托尔·法朗士都大声疾呼地断言过的，而法朗士的怀疑主义很接近悲观主义。有些文学家拿天主教来代替悲观主义，但都是“一丘之貉”，所有的教会几乎同样固执地告诉人们：人在生存竞争中是软弱无能的。任何一种违反教会权威的自私的物质利益的努力，宗教都企图削弱它，宗教的危害性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里。一个神父，“基督派在世上的代理人”，说得很对：“基督教对僧侣是非常有利的。”

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论文学》第335—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我说过不止一次，“多余人”的典型乃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最优秀、描绘得最巧妙也最令人信服的主人公。文学正是在对这种典型的刻划上停止了自己的发展，它描写过劳动英雄——虽未掌握技术但已预料到自己必胜的力量的人，描写过封建的征服者——已经懂得掠夺比劳作更容易的人，描写过资产阶级

所喜爱的骗子、它的“生活教师”——已经明白欺骗和盗窃比劳动更容易的人，然而却没有注意资本主义的创立者和人类的压迫者的鲜明面貌，这种人物比封建贵族、主教、国王、皇帝要惨无人道得多。

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中还必须区分出两派作家：一派是赞扬和娱乐自己的阶级的——如特罗洛普、威尔基·科林斯、弗莱东、马利亚特、捷罗姆、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欧克达夫·菲利耶、翁南、格列戈尔·沙马罗夫、犹利乌斯·什金得^①以及几百个诸如此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典型的“善良的有产者”，没有多大才能，然而却跟他们的读者一样灵巧和庸俗。另一派只有寥寥的几十个，是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他们都是本阶级的叛逆，“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本阶级的窒息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子弟。这一派欧洲文学家的著作对于我们有着双重的、无可争辩的价值：第一，在技巧上是典范的文学作品；第二，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过程的文献，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阐明它的生活、传统和行为的文献。

在我的报告里不能详细分析批判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作用。它的基本的实质可以归纳为反对大资产阶级所复活了的封建主的保守主义的斗争，斗争手段是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建立民主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这种民主主义的建立却被许多作家和大多数读者理解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反对无产阶级的日益增强的攻击力量而采取的必要的防卫手段。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论文学》第110—1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① 以上这些都是欧洲浪漫派文学的第二流作家。

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乃是跟社会、国家、自然界对立着的个人。激起个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原因，乃是跟阶级思想和生活传统相矛盾的独特地组织起来的大量否定的印象。个人清楚地感到这些印象压迫着他、阻碍着他的发展，但是不大明白，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庸俗、卑劣、犯罪，他也负有责任。约拿旦·斯威夫特^①是面对全欧洲的，可是欧洲的资产阶级却认为他的讽刺只是针对着英国。一般讲来，叛逆的个人在批判自己社会的的生活的时候，是极少而且很难认识到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可耻现实所负的责任的。至于个人批判现存制度的根本动机是出自对各种社会经济原因的意义的深刻而正确的了解的，则更为少见，这种批判往往出于对自己在资本主义的狭窄铁笼里的生活感到绝望的心情，或者出于为了自己生活的失意以及它的有失体面而渴望复仇的心愿。可以说：当个人转向工人群众的时候，他这样作并不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是希望工人群众在毁灭了资本主义之后，能保证他的思想自由、行动自由。我再说一遍：革命前的文学的基本主题乃是这样一种人的悲剧，这种人觉得生活是狭小的，感到自己在社会里是多余的，他在社会里替自己寻找舒适的地方，然而找不到——于是受苦、死亡，或者是同他所鄙视的社会妥协，或者是堕落到酗酒、自杀。

同上，第124—125页。

应该理解：批判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的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个人存在的盲目性，把这种盲目性仅仅理解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和整个历史过程之无意义。

^①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和政治家。